

闻一多研究动态

第一三三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年6月

▲ 昆明龙泉镇司家营闻一多故居通过验收

闻一多在昆明居住过的福寿巷、节孝巷、普吉镇、陈家营、谷堆村、司家营、昆华中学、西仓坡八处居所中，保存最完整的司家营故居，日前修缮完竣，正式通过验收。



1941年7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恢复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主任依例由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担任。9月，闻一多与助教何善周查看了位于东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村新落成的一个院子，遂同住在龙泉镇的王力、陈梦家商定辟为所址。10月初，闻一多举家迁入，一直住到1944年5月。时，该处门牌司家营17号，主人司荣做木材生意，房子刚建成，还没全部完工，楼板和墙板尚未装栅，是以清华购买木板装栅为条件，以每月300元价格租给清华。

司家营的院子是昆明地区传统的“一颗印”式民宅，“三间四耳倒八尺”形式，小楼为两层土木结构，楼下为厨房、食堂，楼上一侧住着先生全家，一侧留给来所的教师、研究生居住。二楼正面为研究所办公室，排放着从清华大学图书馆搬来的一些书籍。在这里工作的每位教师都有一张书桌，闻一多的“书桌”是块宽大的缝纫用的长方形案板。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等教授，助教何善周、刘功高等，都曾在这里居住和研究，研究生王瑶、季镇淮、范宁等，也常来这里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

司家营故居一直住着房东司家的后人，建筑面貌完好保存。2003年5月23日，这里被昆明市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城市改造中，文物部门划拨专款收购该处，四周建起闻一多公园，并将在公园内建立闻一多纪念馆。

▲ 闻一多长女闻名对司家营生活的回忆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

研究所租用的是一栋新建不久的二层楼房。房东司荣是一位朴实敦厚的中农，他们一家不住在楼内。我们的住房是楼上的东厢房和它的拐间——一间阁楼似的小南屋（我们称之为外屋和里屋）以及楼下的一间小东屋。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通、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司家营离昆明城约 20 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这里与龙泉镇相距仅 4 里，镇上有南迁来的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北平图书馆。冯友兰、王力等先生也住在附近，这些都无形中赋予了这里较浓的学术气氛。

父亲这时更是努力，他用一张长方的大案板当作书桌，“各种大小手稿分门别类地排满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此外，《管子校释》也是在这时参校的。（摘自闻名《闻一多和自己的歌·文研所的书香》，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出版）

~~~~~  
**▲ 昆明将在闻一多公园内建设闻一多纪念馆**

闻一多公园位于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街道办事处，占地约 3.6 万平方米，由俊发地产代建。园内市级文物“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占地 370 平方米，已于 2018 年 6 月修缮完成，下一步拟结合闻一多纪念馆项目建设进行场景复原。闻一多纪念馆位于闻一多公园内，设计方案于 2017 年 12 月获昆明市城乡规划委员会通过，2018 年 1 月获盘龙区国土委员会通过。2018 年 6 月 20 日，昆明市规划局通过纪念馆建设项目行政审批，将于下半年正式动工建设。

闻一多纪念馆设计方案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丽方工作室负责设计，规划总用地面积 934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638.33 平方米，共 2 层。设计方案理念源自“红烛”，整个纪念馆线条如红烛的“烛”（燭）

字，将“燭”字放在大地上，“燭”的“火”字旁点燃，作为展览馆建筑主体，“蜀”字简化成园墙，围成水院，立面如红烛燃烧的火焰，体现了“燃心之烛、燃情之火、燃志之焰”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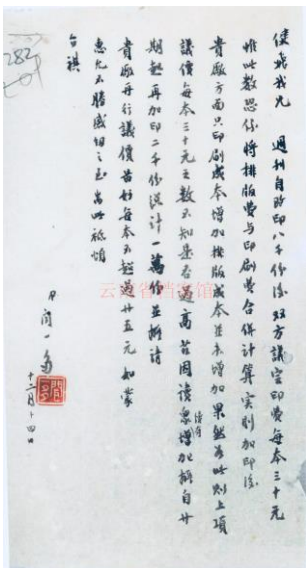
纪念馆拟设置四个展厅，并配套多功能厅、室外展廊、会议室、烛心广场等设施，并与市级文物“闻一多朱自清旧居”及西侧的“晋氏宅院”的保护、开放相结合。

整个馆区与公园及城市空间环境融为一体，加之纪念馆以红色为主，更加凸显建筑的纪念性。纪念馆建成后将成为昆明市龙泉古镇建设的首期重点项目，也将是昆明市盘龙区首个主题鲜明、功能完备、精致优雅的纪念馆。（昆明市盘龙区文管所田凡供稿）

### ▲ 【云南省档案馆藏闻一多致朱健飞信介绍】

云南省档案馆最近公布了一封闻一多致朱健飞的信函，全文为：“健飞我兄：周刊自改印八千份后，双方议定印费每本三十元，惟此数恐系将排版费与印刷费合并计算，实则加印后贵厂方面只印刷成本增加，排版成本并未增加，果然如此则上项议价每本三十元之数不知是否过高。兹因读众续有增加，拟自廿期起再加印二千份，总计一万

份，并拟请贵厂再行议价，最好每本不超过廿五元，如蒙惠允，不胜感纫之至。尚此祇颂台祺。弟 闻一多（印）。十二月十四日。”



该信写于12月14日，信末虽未书年份，但无疑是1945年。信中所说“周刊”，指的是1944年12月9日创刊的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机关刊《民主周刊》，最初由罗隆基负责，1945年8月罗隆基调民盟中央总部工作前，云南省支部决定担任宣传部长的闻一多兼任民主周刊社社长。云南民盟始终得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暗中支持，《民主周刊》的承印者即云南省政府直属的云南印刷局，负责人为朱健飞。朱健飞与云南民盟关系密切，1945年9月民盟筹备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云南民盟呈送的文件便拟请其带往重庆。闻一多致朱健飞信，写于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内容为希望云南印刷局与民主周刊社原议定之印刷费，由30元降至25元。时，正是“一二一运动”紧张阶段，主持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在这天的日记还写到“下午五点约一多来谈一时许”。

## ▲ 论文介绍

**【王海远论闻一多的《楚辞》研究】**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海远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楚辞研究之新变——以闻一多〈楚辞〉为例》（《北方论丛》2017年第4期）中，认为：闻一多对于《楚辞》研究的贡献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屈原突出为人民的诗人；二是他从宗教学、民俗学、文化学与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真实地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路径；三是他在对《楚辞》的校勘训诂上做出显著的成绩；第四，他对将《九歌》还原为雏形的戏剧做了尝试。在整个20世纪，《楚辞》研究者中没有谁能够像他这样取得这样多方面的成就。他是20世纪乃至整个《楚辞》学史上，对《楚辞》研究从事的方面最广，因而综合性最强的学者。

**【潘吉英论闻一多的宫体诗研究】** 南平市文联潘吉英博士在《论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说》（《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中认为：闻一多以宫体诗自身题材内容的内在演变规律为尺度，不仅揭示了源于南朝乐府的艳情是宫体诗的“体性”，也充分演绎了诗人自我性情的逐步缺失是六朝至初唐宫体诗的“堕落”历程，更敏锐地抓住“厚积的力量”与“宇宙意识”分别是“堕落”的宫体诗出现“转机”与完成“自赎”的关键因子。这无疑是其“自赎”说独创的学术价值，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即他忽略了宫体诗的形式“新变”这一重要质素。

本刊地址：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86-10)6527.7905

传真：6513.3283

电子信箱：wenlm1950@163.com